



zhongguo zhenqi
dongwu gushi congshu
中国珍稀动物故事丛书



老虎探亲
母熊
强盗和小偷
苦果
小狗四眼儿
黑耳朵
猎雕
野鸽子

老虎探亲

● 梁 泊 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BEI SHAONIAN ERTONG CHUBANSHE



zhongguo zhenqi dongwu
gushi congshu
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老虎探亲

laohu tanqin

● 梁泊 著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 BEI SHAO NIAN CHU BAN SHE



目 录

老虎探亲 / 1

母 熊 / 14

强盗和小偷 / 26

苦 果 / 37

小狗四眼儿 / 53

黑 耳 朵 / 66

猎 雕 / 80

野 鸽 子 / 94





L · H · T · Q

老虎探亲

在黑山嘴子的向阳山坡上，有一座小房子，孤零零地点缀在白桦林中，这儿是我爸爸从前看守树林的地方。

离这儿十多里的露西，有个林场，爸爸常在那儿上班；林场北边的谷口处，有个妇女们办的松脂厂，妈妈在那儿做工。他们总是很忙，早晨顶着星星走，晚上踩着夜幕回。

我在爷爷身边长大，很少回到树林中的家里来。爸爸妈妈上班去了，我一个人呆在家里，显得很无聊。幸好，家中有一只白鼻子猎狗，还有一只老狸猫，能给我做个伴儿。

去年腊月天，天特别冷，雪也下得很大，漫山遍野都被雪封住了。我想出去玩玩，雪太深了，只好铲掉院内的积



老虎：产于亚洲的大型猫科动物。毛皮黄褐色，有黑色横纹。尾长，毛色黑黄相间。头大而圆，前额有似“王”的斑纹。喜欢靠近水，能游泳。夜行性，捕食动物多用伏击。偶尔伤害人类。老虎是世界性的保护动物。

雪，抡起大斧头，劈起木头来。

我很卖力气，一会工夫，头上就冒了汗。白鼻子蹲在一旁，摇晃着尾巴。老狸猫蹲在室内的窗台上，“喵喵”地叫。

这倒是一幅别有情趣的图画哩！

突然，白鼻子狂吠起来，它蹦跳着扑向院门，然后，夹起尾巴，钻进狗舍里一声不吭了。

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”我心里纳闷，感到狗的举动有些反常。

我抬起头来，朝矮墙外边看去。奇怪，对面山坡上的灌木林里，豹子和山兔在乱糟糟地奔跑，而后，就是死了人一样的静寂。

隔了一会儿，灌木丛开始晃动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两只斑斓大虎，一前一后地走下坡来。前边的一只很雄壮，口里叼着一只死豹子；后边的一只个子略小一点，拖着一头青羊。

它们跨过院门前的小木桥，来到一棵红松下，把食物放下，就挨着排儿蹲下来，目不转睛地朝院里望着。

两只老虎来得突然，而且行动奇特，使我愕然了。“山神爷”是凶猛的野兽，遇到一只就够难对付的了，而今来了两只……，看起来有点“来者不善”。我悄悄地后



退着，钻进屋里，把门闩上了。

白鼻子吓坏了，把平日的威风丢了一个一千二净，在狗舍里趴着，眼中充满恐惧。只有窗台上的老狸猫，却来了精神，“喵喵”地叫着，想冲出门去。

这时，院外传来一声虎啸。那只雄壮的大虎，前爪扒住石砌的墙头，往上一蹿，纵身入院，东张西望了一阵子，看见老狸猫，就大步走过来，双爪搭住窗台，把血盆大嘴贴近玻璃……

我吓坏了，慌忙跳出后窗，朝林场跑去。

人们不知道我出了啥事，粘着滚满雪粉的我，来到办公室。

爸爸问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不……不好……了，咱们家……来了两只……老虎！”我的嘴巴哆嗦着，变成了结巴。

爸爸先是一愣，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傻小子，准是老虎回来探亲了！”“探亲？”我被弄糊涂了，“难道老虎也会……”

爸爸一边掸掉我身上的雪粉，一边说：“你忘了，头几年，咱们家养着两只小虎啦！”

“不是两只小虎，是3只猫！”我纠正说。



狸猫：一指家猫。一指丛林猫，野生猫科动物，形似家猫，体毛浅棕色，腿部和尾巴有黑色或深褐色斑纹。本文指家猫。

“啊，啊，那两只小猫就是小虎呀！”爸爸拍拍我的肩头，肯定地说。

二

6年前的夏天，爸爸和妈妈就住在黑石嘴子。那年由于长时间天旱，突然下起一场暴雨，霹雳击中林中的枯木，引起了一场森林大火。

那场火烧得很惨，两条沟里的树木被烧秃了，住在林中的鸟兽，很多来不及逃走，被烧死了。

爸爸和林场的工人们上山救火，在荒草丛中，发现一只受伤的母虎。它的肚子很大，身子十分笨拙，因此没有逃出厄运。爸爸做了一副担架，同工人们一起把这只受了伤的母虎抬下山来。

“呀！这只母虎要下崽了！”妈妈熬了一盆肉粥给它吃。

母虎的烧伤很重，浑身起了烂泡。爸爸为了给它治伤，特意提着猎枪，钻了两天山沟，猎来一头老獾，熬出油来，给母虎的灼伤处涂抹。林场的医生，还给它开了药，妈妈按时给母虎喂药。

爸爸在院子里搭了个虎棚，就是如今白鼻子住的狗舍，给母虎遮阴凉。

有一段时间，母虎有了好转，可是生了两只虎崽之后，病情又加重了。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它呻吟几声之后，便死去了。

我就是在这时候，被爷爷送来黑石嘴子的。爷爷要同村里人搭伴进山，只能把我放在妈妈身边。

我没看见死去的老虎，却看见了两只非常可爱的虎崽。可爸爸妈妈瞒着我，说那是两只“小猫”。

“这两只猫崽子怎么办呢？”爸爸犯愁了，他双手揉搓着，在屋内转圈儿。

妈妈劝慰着：“交给我吧，总会有办法的！”

当时，家里养着一条猎狗叫大黑，它有4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崽子。妈妈忍痛把它们送给了林场的工人，由于太小，不好喂养，有3只先后死去，剩下一只白鼻子小狗崽，送给了后山的高爷爷，经过他千方百计地喂养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。后来，高爷爷在鹰顶山打猎，把腿摔伤了，再也无法进山，又把白鼻子送还给了爸爸。

开始时，大黑想自己的崽子，整天乱叫，不吃不喝，更不愿喂养两只“小猫”。妈妈用狗尿给“小猫”洗了澡，又由于大黑的奶胀，终于收下了这对养子。

我住在这里，非常愉快。那时，妈妈还没有工作，整天为我做好吃的。我哩，吃饱肚子，就同3只猫逗着玩。狸猫最淘气，经常蹲在门口的红松树上，“咪咪”地叫，两只“猫崽子”就围着树打转，用爪子抓搔树皮。

不过，狸猫也很喜欢“小猫”，它

狍子：分布于欧亚大陆北部的小型鹿科动物。雄兽有竖直的短角，角端分叉。颈长尾短，后肢比前肢略长。冬毛棕褐色，夏毛栗红色，臀部有白斑。喜食青草、野果和野菌。行动敏捷。



逮住耗子，就教两只“小猫”玩老鼠。玩腻了就一口咬死，给“小猫”们吃。那时候，大黑总是慈爱地蹲在一旁，看3只猫嬉戏。

后来，两只“小猫”长大了，比狸猫的个头儿还壮。我奇怪起来，问妈妈：“为啥小猫比狸猫还大？”

妈妈笑了：“你说，树鸡和雉鸡是鸡吗？”

“当然是鸡。”

“为啥同一家养的鸡长得不一样？”

我想了想说：“不是一个种呗！”

“对了！小猫同狸猫也不是一个种！”妈妈笑了。

我拍着手说：“懂喽！家猪同野猪不一样，家狗和猎狗也不一样！”

“对！野猪有獠牙，猎狗的耳朵是竖着的！”为此，妈妈还在爸爸面前夸我聪明哩。

三

童年经历的事情，是很难忘却的。

那一年，我在黑石嘴子住的时间最长。我喜欢“小猫”、狸猫和大黑狗。它们总在一起跑来跑去。

我们经常一起冲出石墙小院，到山坡上去玩。我常搂着两只“小猫”，在草地上打滚，或互相追逐。有时跑





累了，我就躺在草丛中摩挲着“小猫”的毛，它俩打起呼噜，闭上眼睛，舒服极了。而狸猫也总挤到我身边，接受爱抚，如果我不理它，它就“咪咪”乱叫。

但是，有一点我没能做到。我总想夜里搂着“小猫”睡觉。

第一个反对的是妈妈：“不行！猫身上有跳蚤，会咬人的！”

其实，妈妈是担心虎崽子咬人，只是她不好明说。

第二个反对者是大黑，它总是从炕头上叼起小猫，一只只把它们拖回窝里，然后堵着门横卧着，用舌头舐着“小猫”的颈毛。

爸爸给一只开始长起毛茸茸黑斑的“小猫”起名叫毛毛。

妈妈给另一只性格温顺的“小猫”起名叫春春。

不久，毛毛和春春都长大了，浑身长出了黑黄相杂的条条杠杠。

我拍手说：“妈妈！您看它们多像小老虎呀！”

“胡扯！哪个人会把老虎养在院子里！”妈妈制止了我的话。

这时候，我发现毛毛和春春确实同家猫不一样，狸猫总是喜欢在房顶上晒太阳，而且肚子一鼓一鼓地睡得很香。

青羊：即岩羊，又称崖羊、石羊。外形介于山羊和绵羊之间。善于攀岩。毛色青褐。



可“小猫”却特别怕热，每当太阳当头照的时候，总是躲到红松树底下，懒洋洋地躺着。

暑伏天，我跳进门前的小河里去游泳。“小猫”就甩开义母，互相攀着脖子搂着腰，滚下崖头，在我身后急追，游得非常好。

“喵喵！”狸猫急坏了，蹲在小桥栏杆上乱叫。

有一次，高爷爷打了两只狍子，送给爸爸一只，由于肉内起了痢，无法食用，只好把它埋在桥桩旁的河坡上。

毛毛的嗅觉十分灵敏，它用鼻子嗅了嗅地面，就用爪子拨拉出来，和春春一同饱餐起来。

当然，大黑和狸猫也得到了实惠。

“爸爸！它们为啥不怕狍痢有毒？”我问。

爸爸摊开双手：“它们是兽类！”

“它们吃了会中毒吗？”

“我本不想给它们吃的，可是……”爸爸后悔埋得太浅了。

春春的跳跃能力很强，爪子和牙齿十分锐利。有一次，爸爸拿回一盒牛肉罐头，放在房檐下的木板上，准备晚饭时吃。

当我从树林里采蘑菇回来，竟然看见春春纵身一跳，用嘴叼下铁盒子，“咯喳咯喳”几口，把牛肉吃了，连汤都没剩。

后来，爷爷来了，要带我回去。

我真不愿意离开这两只可爱的“猫”，但是，我爱爷爷，他一个人住在村子里，是很孤独的。

“好吧！”我说，“过些日子再让我回来，看看小猫好吗？”

“行！”爷爷同意了。

四

后来，我听爸爸说，两只“猫”趁人不防备，在一天早上，逃进深山里去了。为了此事，我还难过了很久哩。

我还听爸爸说，两只“猫”都长大了，它们曾经回来过。头一年，它俩回来，在狗舍内同大黑住了一夜；第二年回来，带着野物，同大黑和狸猫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，当天就走了。



此后，一连几年没回来。

如今，听爸爸说到它们，我真高兴极了。以前的愉快生活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没曾想到过，两只“小猫”会是两只虎。

可惜，大黑狗已经老死了，我把它埋在院子对面山坡上的灌木丛里，还修了个小坟包，栽了一棵柞树……

“爸爸，我们快走吧！”我催促着。

“转个弯，叫你妈回来！”爸爸说。

我和爸爸妈妈踏着积雪，回到家里，看到春春和老狸猫，面对面地蹲着，中间放着一只青羊尸。而毛毛却蹲在狗舍

老 獾：即獾子，又叫猪獾。体长 50 ~ 65 厘米，尾长约 15 厘米。头长耳短，体毛灰色，脸上有三条宽白纵纹。民间有用獾油治疗烧伤烫伤的。



外边，朝白鼻子吼叫着，表现得很不友好，它根本就不认识这位狗兄弟。

“春 春！你回来啦！日子过得好吗？”爸爸弯下腰来，伸出两只大手。

春春摇动着长长的大尾巴，站起身来，亲昵地围着爸爸转了一圈，舐着他的手，发出“呜噜”声。

“毛 毛！到这儿来！”妈妈招呼着。

毛 毛 不动，朝着白鼻子低吼。

我说：“它

一准想进狗舍去看看，那是它长大的地方！”

“对！老虎恋旧，那是当年的虎棚啊！”爸爸走过去，拍拍毛毛的头顶说，“别发脾气，我把白鼻子叫出来！”

爸爸扯着猎狗的耳朵，硬把它拖了出来。猎狗吓坏了，四条腿直打颤，趑趄趑趄地来到墙根下，撒了一泡尿，就冲到院外去了。

毛毛感激地用脸蹭蹭爸爸的腿，然后，同春春一起钻进狗舍，身子挨着身子侧卧下来。

“毛毛，春春！还认识我么？”我蹲在狗舍门口，友好地问。

毛毛朝我龇起了牙，春春不理睬我。我伤心地说：“妈妈，它们把我忘了！”

“小栓！你长大了，嗓音也变粗啦！再说，你同它们相处的时间太短！”妈妈解释着。

爸爸也说：“它们是来探望大黑的，我们只能是它的朋友！”

这天下午，妈妈热情地招待了这两位山里来客，不独做了肉粥，而且还切了两盆野猪肉。我为了讨好它们，亲自端到狗舍门前，放在地上。

“吃吧！你们这两只小猫啊！”

毛毛和春春望着我，终于友好地摆起尾巴，站起身子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老狸猫像个杂技团的小丑，在老虎肚皮底下钻来钻去，也凑到盆边上叼了一块肉吃。

“好啦！毛毛，春春，歇着去吧！”妈妈的声音，柔和而又亲切。

两只老虎又钻回狗舍里去了。

五

两只老虎大概想起了我，竟然趁我低头系鞋带的时

候，“呼”地一声扑上来。毛毛把我撞了个屁股墩，又头朝上地把我按在地上。春春伸出粗糙的大舌头，舐了我的脑门儿。

说实话，我真害怕了：“妈妈……”

幸好，毛毛用嘴巴在我肚皮上蹭了几下后，就侧着身子躺了下来，让我摩挲它，而春春则朝着敞开的房门走去。

我大着胆子，抚摸着毛毛的头，它闭上了眼睛……

这天晚上，北方又涌来了阴云，山风呼呼直叫。老狸猫当起了主人，它领着毛毛和春春，房前屋后地转了几个圈子，直到雪花飘落时，才回到院子里来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很高兴，他们讲了很多山里的趣闻。突然，我听见院门“叭”地响了一声，还有远去的踏雪声，便立刻开门朝外看。

啊！出了什么事啦？老狸猫走在前面，两只老虎嘴里叼着猎物，排成三角形，走过小桥，向积满白雪的灌木林中走去了。

“爸爸！你快来看呀！”我喊着。

妈妈说：“老狸猫带着它们去看望大黑的坟了！”

我们3人推开饭碗，尾随在它们身后，眼前的雪地上，印着清楚的脚印。当我们来到大黑长眠的地方，毛毛和春春，还有老狸猫都不见了。柞树底下，放着两具兽尸，雪被扒开了一块，露出冻僵的黑土和枯黄的草。

8只硕大的脚印，继续向前伸延，透透迤迤地伸入到树林中去了。

“多好的老虎啊！”爸爸感叹地说。

妈妈的眼睛湿润了：“老虎的记性真好，时隔6年啦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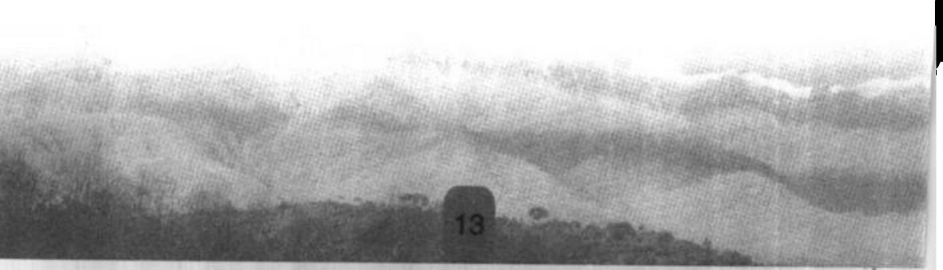
还没有忘记它们的养母！”

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，虎通人性啊！”爸爸表示赞同妈妈的意见。

我望着茫茫的雪地尽头：“它们还会回来吗？”

谁也没有回答，因为，那是个未知数。

这时，老狸猫从远处蹒跚地走来了，它大概是去为虎朋友送行啦！■





M · X
母 熊

我认识了一只母熊，尽管它长得很丑，可它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。

洪生哥的老奶奶，我叫她杜奶奶。她害了眼病，又疼又肿，看不清东西。人缺了两只眼睛，还怎么行动呢！她是个屋里屋外忙乎惯了的人，呆在屋里不动，心里就憋得慌，她想磨磨蹭蹭地干点活，喂鸡，被猪食盆绊倒了，抱柴，又把头撞在门框上啦。

一个人没眼睛，怎么得了呀！

爷爷答应她：“老嫂子！别心急，等到腊月天，我去给你找味药来！”

“能治好眼睛？”

“嗯！包你满意就是了！”

于是，杜奶奶就巴望着腊月天来临。她盼，是为了治病，我盼，是为了到森林里去打猎，打熊取胆，那才是惊心动魄的战斗。

腊月天，下了一场大雪，又下了一场大雪，直到下过第三场大雪之后，爷爷终于开口了：“小栓，咱们该出